



田园梦

绿生活

◎葛岱绿

距家数里之外,一块杂草丛生的土地,安详地卧在四面环山的田野里。秋天起,我要开始拔草,翻地,播种……

实现小小的田园梦,纯属机缘巧合。五月中旬,姨妈打电话过来,说枇杷成熟了,于是欣然前往。那天,徜徉在芬芳的果树园里,现摘现吃,品尝到了甘美多汁的白枇杷。回家后,盘桓在脑海的却是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。青山如屏,挡住了外界尘嚣。一方沃野,蕴涵生机。深绿浅碧之间,阡陌纵横。几处依山而居的简易农舍,与一棵葱葱郁郁的千年古树遥遥相望。乡野如画,徐徐展开。埋藏在我心底的梦想被蓦然唤醒。那一刻,渴望归隐田园,拥抱大自然。

白昼一日日地缩短,时间多么仓促。夏末秋初,当我把“希望有一块地种种蔬菜”的愿望向姨妈和盘托出之后,没想得到了慷慨应允。怀着“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的浪漫想法,我特意去农贸市场买回一把锄头。忙碌的一天之中,总有一小段时光属于自己,何不远离电脑,投身于大自然?

从家出发,往北,再右拐,经过一个陡坡,踏上一条岔路,然后沿着山脚蜿蜒前行。途中偶见一株合欢,花事已阑珊,寂寞而妖娆;或有野柿恣意生长,挂满青涩的果实……约行三五里路,眼前呈现平坦的田野,不算广袤辽阔,但自成格局。我走向田间,一条长满青苔的乡间小路,迤逦延伸至桃园之畔,那儿有一块荒芜的田地,正等候着我寂寞的足音。

置身于杂草怒生,秋虫呢喃的秋野,感觉别样的安谧与富足。久违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,混杂着草木

的清香。俯身蹲下,笨拙地拔草,耐心地整理土地……把自己想象成米勒画作里的农民,背朝蓝天面对黄土,心怀虔诚。劳作之余,偶尔抬眼远眺,只见天边一抹玫瑰色的晚霞,晕染飘浮的云朵。斜晖脉脉,使庄严静穆的群山平添一份日暮苍山之美。

如果不在下班之后走访大自然,薄暮黄昏之际,我往往呆在家里,或低头做着单调的家务,或倦怠得只想休憩。而此刻,大自然近在咫尺。当风过耳际,我的目光柔和地拂过原野,不由想起了童年时光。记得盛夏时节,顶着烈日走到外公的花田里采集茉莉花,小心地把雪白的蓓蕾装进洁净的布袋里,然后卖给供销社。偶尔也由外婆亲自熏制花茶,如此就能品到别有风味的茉莉花茶。还有母亲的西瓜地,那些皮薄瓤甜的优质西瓜,轻轻一碰就会裂开,沁凉脆甜的滋味使人难忘。白驹过隙,走过半生。我想重归简单的生活方式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关心蔬菜粮食,也关心健康与快乐。躬行践履最初的梦想,涉足田园,无论甘苦,它都将充盈我平淡的日子。

暮色苍茫,倦鸟返巢,我亦踏上归途。回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。身后的青山越来越远,而留在心中的喜悦却越来越葱茏。

留恋别处

随想曲

◎虞平

总喜欢别处。

每次出游,总是喜欢和最后一拨磨磨蹭蹭的人在一起,总喜欢在异地多逗留一会,不急着上车,不急着踏上归途。

在四明山,因为买土鸡,被大部队给落下了,后来迷了路。绕来绕去总走不出弯弯曲曲,后来有人前来接应,我们才走出了这谜一样的地方,算是亲身领悟了四明山乃是打游击的好去处。

在宁海大峡谷,在青山绿水之间,在神仙逗留过的地方,我也是最后一拨返回的人,被同事宽容地打趣。

在绍兴,戴着毡帽拍照留念,在小瀑布前的草地上谈笑风生,设计未来,又是落在最后;在咸亨酒店,一群醉鬼走了,我们这群不怎么喝酒的人却还在那里。

在天山坐缆车,眼看着可以坐上了,为了买一些好吃的野果子,眨眼之间,被挤出人群,于是慢悠悠地吃水果,等待下一班缆车,然后一路焦急寻找车子,最后迟到一小时多,心甘情愿地请客……

在布尔津,为了品尝异乡的格瓦斯,不知时间从身边悄悄溜走,直到同伴呼唤,直到摊主收摊……

别处,好像总有似曾相识之感,让人发自内心地留恋,尤其是在离开的那一刻。

终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我们回首,突然发现,原来有那么多人留恋别处,原来留恋别处的那么多人都是同一拨人,他们的名字叫蒲公英……

高中同学会,我们相聚鹭岛,最后一天来到集美村。毫无疑问,我又一次被先行者落下。不过这次似乎有一点例外,就是最后一拨人的数量比以往来得多。这些人也不见得买多少东西,却总是东张西望,东游西荡,每一家店都不肯放过,每一个摊前都要停留一会,也许是最末一站了,大家都舍不得走,都不希望行程结束。

远远地看见湖畔一所校园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宽大而多层的阶梯,阶梯的左侧一群青年人正在拍电视。不约而同地,大家在校园的阶梯上坐了下來,不谋而合地,大家都想在这个美丽的校园留个合影。有人说:“我们也拍电视喽!”

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。前面是盈盈湖水,杨柳依依。二十年前的中学同窗相聚一起,坐在校园高高的台阶上。背景是雄伟大气的校园群楼,与校园蓝天互为映衬的各色树丛。

多年来就向往这样一所校舍。

我想象,校园中植满了老树,百年沧桑的感觉,建筑楼的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。一路过去,从这个楼走向那个楼,都是各色不同的植物。在炎热的夏天,师生们可以在绿荫下漫步,在高大古老的榕树下闲谈,春天的各色鲜花开满了校园,宿舍的高楼上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四月缤纷的樱花,秋天的风吹来,有凤凰木的落叶铺散在地上,冬天是否有一处竹园还是生机勃勃?

我想象,校园中的草坪旁,是否有一条河流,水声淙淙,自西向东流去?早晨,有年轻学子捧着书本在轻轻吟诵,迎着朝霞开始一天的耕耘,傍晚,学生们三三两两在小河旁的草坪上,对着河面上迎来的满天彩霞,细数自己一天的收获。在星期天的下午,这里有早来的住宿生三五成群地坐在河旁的柳树下,促膝谈心,那里有个人面对微波粼粼的水面,口琴声悠悠随着风吹来……

我们坐在一所校园的前面,坐在高高的台阶上,面对着蓝天碧波,久久不舍离去。坐在那里,似乎让我们这群久违了的中学同学清晰地想起了中学时的一切。想起我们晚饭后在校园外田间小路的漫步,想起我们宿舍外依着校园的奔腾不息的小河,想起夏日里我们在这条小河上洗衣欢笑……在别处,让我们想起了往昔。在一瞬间,别处和过往那样不由分说地交织在一起,往昔的一切在别处从心灵深处奔涌而出,留在二十多年后的你我心里。

留恋别处,总能想起曾经有过的青葱岁月;留恋别处,总会生出对未来的几许希望。

留恋别处,是因为我们的心还年轻;留恋别处,是因为我们知道最终要归来;留恋别处,是因为我们最终能归来。

其实,我们最终要归去,到来的地方去。现在的人生是我们的每一个别处,即便故乡,也只是我们的第一个别处。留恋别处,热爱在世上流浪过的一切地方,是因为我们不舍得归去。

给父母表达爱的机会

爱深沉

◎潘玉毅

俗话说:秋风起,蟹脚痒。进入九月十月,也就进入了吃螃蟹的好时节。这两天,一个文友在朋友圈里讲了一段关于吃青蟹的经历,也顺带着“秀”了一下父爱。

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:有一天,她跟母亲说想吃青蟹,让她帮忙从菜市场买点过来。第二天一大早,她的父亲拎着六只青蟹来了,但不是菜市场里买的。他觉得市场里的青蟹太瘦,所以4点钟起床,跑步去很远的公交站坐车,经过一个多钟头的车程,到海边养蟹的人家那里买了六只青蟹,再乘车回车站,一路小跑给她送了过来。父亲讲起整个过程来轻描淡写,而我的这位朋友“突然地,想揍自己一顿”。

她的好友则在下面评论道:“我扇你两百巴掌,你爹也奔七了。”并配了一个流泪的表情。与“两百巴掌”的观点不同,我觉得,偶尔跟父母撒撒娇,让他们做点什么,其实挺好的。用时下流行的话说,这么做,可以让老人们刷一下存在感。父母多有一颗爱儿女的心,很多父母做梦都想证明自己在儿女眼中的价值。

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讲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姑娘,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,月入过万,每个月她把大部分工资上交给父母,等月底没钱了,就跑回家问父母要个一百两百;明明租住的公寓里有洗衣机,洗衣服的事情可以轻松搞定,她却故意剩下一两件薄衫拿去让母亲洗。她的朋友表示不能理解,问她:如果钱不够用,少给父母一两千不就行了,何必大费周章,送出去再要回来?再说洗衣服这件事,厚的你自己洗了,还差这几件薄的吗?她说:“你不懂,父母是需要被依赖的。”

这句话,说到了我的心坎里。父母有时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,有时又远没有我们想象中坚强。小时候,当我们走不动了,父母就会轻松地扛起我们,背在背上,扛在肩上;如今,当他们老了,头发白了,牙齿松动了,走路步伐不再那么矫健了,可他们还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。如果这也不让做,那也不让做,反而会让他们觉得难受。你的本意可能是不想让他们太过操劳,可是他们的解读是:自己老了,不中用了,被子女嫌弃了。

我们如果一味地以自己的思维习惯去判定他们的习惯,通常是不合逻辑的。我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记得有一回,因为下雨,我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来不及洗,雨停后下楼,发现母亲已经在洗了。母亲几年前生过一场大病,我希望她能多多休息,忙说“不用不用,我自己会洗的”,并从母亲手中把衣服夺了过来。我至今仍忘不了母亲脸上失落的表情,虽然她很快掩饰过去了。打那以后,父母要做什么,我便由着他们,哪怕我并不需要,也不忍心拂逆他们的好意。

我料想那位文友的父亲多半不会玩手机,便有意提醒她:“‘秀’父爱,也要‘秀’在父母看得到的地方才好啊,不然不就成了‘锦衣夜行’。”想来,这句话也是说给微信、QQ等社交工具未曾添加父母为好友,却常在上头感慨父母之爱如海深的自己的。

总第 5961 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 配图 沈欣

